

# 郎尼根神父對教會的貢獻

馬蒂尼樞機著

郭春慶譯

[馬蒂尼樞機，米蘭總主教於 2004 年 11 月 17 日在額我略大學為紀念加拿大籍耶穌會會士郎尼根百歲誕辰（1904—1984），舉辦三天的國際會議中致開幕詞。這個會議探索郎尼根對基督神學的貢獻，特別他提出新的方法論，能夠確定神學的內在整體性，並促進綜合自然及人文科學、歷史研究、哲學反省和其他認知的類型。馬蒂尼樞機在演講中揭示郎尼根其人及他對教會與文化的重大意義。]

今天，我的演講有「開幕致詞」這個嚴肅的題目，但是，我實在不是哲學家或具影響力的文化評論員。所以，從新禧年文化觀點來看，我沒有很多話要在開幕演講中要說。不過，嚴格來說，我不是牧靈工作者。由於年齡及健康原因，我已退出所有牧民職責，最重要的，是在耶路撒冷致力祈禱，尤其以米蘭主教身份，多年服務所累積的意向祈求，及為與我一起生活者的盼望和痛苦代禱。我亦奉獻部份時間細閱手稿，及回應牧民服務的需求。這一切和郎尼根的思想似乎絕無關係，他的作品已出版超過二十冊。這些真正非凡的思想幸而用意大利文出版。

然而，我同意在這大會紀念郎尼根神父百年誕辰致詞，對他給我在服務教會中的幫助深感謝恩，無論聖經或牧民活動的領域。我亦多謝他給我的鼓勵，每天更新，了解生活的世界，在激烈的對立及複雜中尋求意義。

用抽象詞語來描述為我並不容易。我比較喜歡聖經傳統教導我們的方式。講故事的方式，即使我要冒險用自傳式。但是，除了這種敘述方式，我找不到其他方式去表達我對郎尼根神父的謝恩，和他對我及這世代的重要性。

某些年前我錯過直接認識郎尼根神父的良機，也沒有上過他執教的課程。因為在五十年代，當我就讀聖經學院時，他正在額我略大學任教。那時，我聽到這位教授用優秀的拉丁文教學，但非英國人就無法理解他的發音。有人讚賞他的一套深奧教法，亦有人莫名其妙。那時我正埋頭學習聖經，未因好奇去聽他，所以錯失良機。

我的確有他的基礎書本，有些學生對這書推崇備至，書名 *Insign*（《洞察》）亦深具意義。但我未曾抽空看完全書，這部巨著及其艱深語文使我卻步。我會不時查閱索引或從某頁獲得資料，就心滿意足了。所以我認定這書為我程度太深，即使對它極感興趣，覺得它能啟發思考，開拓視野。

真正接觸郎尼根的作品，是透過《羅馬觀察報》在七十年代初期登出的一篇文章，作者是蒙丁教授（Professor Battista Mondin），當時他在城市大學教哲學。他用郎尼根的新書 *Method in Theology*（《神學的方法》）作基礎，介紹神學知識的系統視野，這書的清晰及完整性吸引我，我立刻開始熱切地閱讀它，因為我覺得這書談及很多我的問題，並重整我的思想秩序。如果我可以舉個靈修的例子，正如你可以把聖依納爵羅耀拉的《神操》——我十分喜愛的書——定義為調整個人的生活，郎尼根的著作為我就像把個人的思想、認知、理解，重整秩序的方法。他的著作中某些東西真的觸動我，使我逐漸閱讀他的其餘書籍及文章。

## 郎尼根「玄秘家」(Mystic)

首先，最重要的，我被某種人性生活的玄秘圖像感動，最先從天主藉聖神傾注在我們心中的愛開始（羅 5:5）。我終於找到一位把體驗天主放在首位的神學家，或就像他表達的，「與天主墮入愛河」，並從這基本體驗看一切事物。同樣，在他的系統神學中，「皈依」佔重要的角色，因而神學反映基督徒生活的實際方面，給我印象尤深。即使在其基本著作 *Insight* 中，人的心思似居首位，尋求體驗、反省、評估、認識，因此成為意識的恆常及不變的功能。事實上，在他的神學著作中，顯然所有的焦點，最終是建立於天主傾注於我們人靈的恩寵。

因此，哲學家郎尼根，從他八成的寫作，看似是以人為中心的哲學家，而他的學識，好像是一位人類學及知識論的專家；但是，還有知識淵博的郎尼根，我甚至稱作「玄秘的」，他承認天主的愛傾注於我們內，高於一切，和聖神的經驗。我首次找到一位神學家，在某些場合勇氣地宣稱：愛先於知識。讓我引述他的話：

「一般來說，知識先於愛情……這規則有些少例外，由於人真的墮入愛河，而這種愛和它的起因、情況、場合、前事，不成比例。因為愛是新的開始，垂直自由的運作，在愛內，個人的世界經歷新的組織。但這句話的主要例外，是天主賞賜的愛，傾注我們的心，然後我們在愛的活力情況中。但我們所愛的是誰，仍然茫無頭緒。我們的倫理自我超越能力得以實現，帶來深度的喜樂及平安。我們的愛顯示自己未欣賞的價值，祈禱及朝拜，或懺悔及信仰的價值。但是，如果我們知道在自己內正進行的，就能學習用餘生去整合，我們必須詢問、調查、尋求諮商。所以在靈

修事務上，愛在知識之先，並且，由於那種愛是天主的恩賜，信仰的開端是基於天主的恩寵。<sup>1</sup>」

這個原理衍生很多實用的後果，無論在護教學，或講道，牧民工作的範疇，甚至解決非信友救贖的難題。故此，郎尼根經常返回這個題目，特別當他談及宗教語言的多元性時，他強調天主怎樣以恩寵傾注我們的心靈——在我們仍未知道之前——

「……可能是天主施予所有人的恩寵，鞏固人類宗教中的美善，解釋從未聽聞福音的人能夠獲救。可能令一般信眾暗中向他們在天之父祈禱，即使他們的宗教理解有錯誤。最終，在恩寵中才找到，天主教和所有基督徒，及非基督徒，甚至無神論者交談的神學理由，而無神論者可能在心中愛天主，雖然在理智上不認識祂。<sup>2</sup>」

我從《神學的方法》引用這段原文，爲了指出，即使牧者亦能從郎尼根的睿智中獲益良多。他開始在嚴謹分析人性的了解這基礎上建立這智慧，因而絕對是人類學的根基。郎尼根尤其以了解人性的哲學家聞名，故此，我想強調的事實：是他給了我這個牧者很多幫助，而且在服務教友的信仰中，一直是我的啓發及支持。

知識

---

1 Berard Lonergan, *Method in Theology* (New York : Herder and Hearer, 1972; Toronto: University of Toronto, 1996 reprint) pp.122-23.

2 同上, p.278

其次，我發覺郎尼根分析科學知識的過程意義重大：從問題資料最先開始，透過暫定的假設到證實和明確的判斷——雖然常取決於糾正及改善。因為我發覺在宗座聖經學院寫博士論文時，亦採取同樣的步驟。所以，我曾體驗過，差不多由直覺及常理引導的，郎尼根在分析每項科學研究計劃中，表現清晰及理由，是我極大的安慰。

其實，我達到明白那分析人類知識的過程，有郎尼根認為的普遍性及超越性。給我開拓所有科學思想及人類思考的過程。所以我能夠明白他對人類認知每項原理的強烈批判，把它比較為看到外面世界所能看到的。而他極為尊重聖多瑪斯的訓導：「在判斷中找到真理」。甚至更推崇，至少在天主教圈子裡，頗為革命性地確定奧斯定的判斷：真理不在事物中，卻在我們內找到。

當我於 1980-2002 做米蘭教區總主教，從事牧民工作時，我逐漸更了解有多少牧民計畫及判斷，可以建立於實驗性的事實上，並深度探索，按照郎尼根仔細分析的過程：資料的觀察，暫定的假設，證實及判斷——按照郎尼根，每種知識的不變模式。除此以外，還有提及的「玄秘」感覺。它引領我在分析事實中，分辨聖神臨在的訊號。天父的恩賜，普遍的社會學型態以前的分析——甚至某些基督徒團體的想法中。所以我常反覆重申，而我在這複述，每種牧民計畫的出發點，不是社會學事實的分析，而是聖神推動的直覺。導致團體中的喜樂，平安，願意服務等，按照保祿致迦拉達書 5:22-23 的訓導，並符合山中聖訓，和很多聖經章節，因此我看到一種結合聖依納爵《神操》的神類辨別，尤其他的神慰及神枯規則，和我取自郎尼根寫作中的詮釋學規條。

除此以外，很多其他的牧民經驗引領我去了解他著作的深刻意義，和實用及牧民含意。例如，我多次遇到語言差別的困難，

特別語言不同層次之間的差別。從聖經來看，這是明顯的。聖經用一般普及的語言，和理論的語言、神學家的語言、教理取用的方式，截然不同。有時兩種語言加以對比，就像互相敵對一樣，似乎有需要維護一方，並淘汰另一方。郎尼根指出雙方在人類認知旅程上有其位置及論據，承認二者的價值及限度，代替彼此對抗，避免費時，成果更多。

藉此方式，我能夠更了解很多聖經的陳詞，特別倫理及靈修的領域，如果用技術的僵硬方式探討，只會導致荒謬的結局。我們通常會以善良之心閱讀聖經，但郎尼根為這些語言的差別提供準確的理由，並顯示兩個溝通層面的意義及需要。

這亦有未預料的實際和牧民的後果。我有時遇到慣常用科學語言的人，尤其數學及物理的，他們告訴我掌握基督徒主題的重要，並在腦裡綜合科技知識和聖經宣佈的道理。現代世界十分意識到由於語言的多樣及差別所引致的困難，在其複雜及專門的表達方式中，在郎尼根的綜合中找到答案和解決方法。

其實，郎尼根的分析十分注意語言的不同層次及其中表達的心態差別。他記下常理層面（事以外還有理論的層面，處理事物之間的關係），和扎根於真實的自我內在化。

「毫無疑問，我們必須從未區別的意識開始，從常理的認知程序，從眾多平常的語言其中之一，表達五花八門的常理。無疑，只有透過謙遜及容易控制的學習過程，人才能跨越原本平凡的語言及其常理，進而了解其他平常的語言及種種常理。唯有知識作強硬進入時，才能從平常語言的範疇起程，進入理論的範疇，和對現實完全不同的科學理解。只有經歷自發哲學的漫長而

模糊的曙光，才能找到內心的道路，藉自我配合，達致異於常理及理論的基礎，承認差異，對二者作解釋及批判立論。<sup>3</sup>」

從引用的話中，為己所用在內心的層面，對郎尼根是重要的。所以值得引用他在另一頁描述人類發展的這個層面：

「不是那陪同視、聽、嗅、嚐、觸摸行為的意識。不是那陪同查詢、洞察、闡述、講話的意識。不是那陪同反省、整理及衡量證據、判斷事實或可能的意識，而是那種仔細考慮、判斷價值、決定、盡責地和自由地行事的意識。但這種意識帶來滿足，經過悔改，具有基礎，可以更闊、更深、更高及充實，但不能取代，隨時可以考慮、判斷、決定及自由地行動，就如那些在愛中行善的人。所以天主的愛這份恩賜佔據人的第四及最高意識層面的根源，它管理人靈的最高峰。<sup>4</sup>」

故此，郎尼根區別不同層面的意識及語言（其實，按照人類歷史進展的不同時刻），並同時指出一條聯合的路線，可以理解它們的彼此互補。這樣，很多反對得以澄清，幫助有文化修養及聰明的人去克服這種封鎖於專科語言的障礙，並承認獲得真理，要求認知過程中所展示嚴謹及忠誠的階段。

我亦必須補充，在我經驗中，這個旅程確實漫長及艱辛。按照郎尼根引用魯汶心理學家 A. Vergote 的：「大約三十歲才能達到真正宗教信仰個人承擔繼承的宗教。<sup>5</sup>」但我得趕緊補充，這是最佳狀況，按照個人及他人的經驗，四十歲以前，很多人仍未真

---

3 同上, p.85.

4 同上, pp. 106-7.

5 同上, p. 290.

正達到宗教，倫理及理智的皈依。為牧民實踐，這項事實牽涉重要後果，要求長遠而深入的檢討。

與此同時，某些倫理及宗教的皈依，即使還未跟自己和別人的關係完全整合，可以發生在四十以前，而鑒於教會的慈母照顧下，在天主的光照及基督徒團體的氣氛中，足夠行動正直了。

## 知識與存有

郎尼根另一種因素使我深有感觸，並且非常幫助我詮釋從古到今的歷史資料，是他有能力反省不同文化的歷史經驗，並掌握其中進展及衰亡的因素。在他的著作中，意識與倫理、理智及宗教皈依的基本綱要有關連。正如我在上面提過，他重視皈依的經驗，不但宗教的（就是去愛最美善的，高於一切），而且是理性的（就是，當人消除偏見，把真理看作在外面，而不是藉著分析，假設及證實的過程才發現到）和倫理的（當選擇善是由於本身，並非只為我們自己）。他用這些標準來分析文化的進展及衰退，並且為理性及積極的行動，提出標準及鼓勵，即使在社會及政治的領域。我從《神學的方法》有意義的一頁引述：

「所以信仰與人類的進展相連，而必須面對人類衰退的挑戰。因為信仰和人類的進展其同根基於人類認知及倫理的自我超越。提昇一個就是間接提昇另一個。信仰把人的努力放在友善的宇宙中；信仰顯示人類成就的最終意義；它用信心加強新的事業。」<sup>6</sup>

---

<sup>6</sup> 同上, p. 117.



我曾在閱讀這數頁時找到，並繼續尋找安慰和內心的自由及釋放。其實，郎尼根有語言的天賦，清晰透徹而令人回憶，即使幾頁的閱讀，就已引人入勝。他的思想非常有條理，前呼後應，以致有時給人的印象，是重複說話的印象。基本上講同樣的話，但實際上他只是把某些認知的範疇應用在一切事上。所以，他經常返回這範疇和歷史事實的關係。故此，這數頁有助於面對人事的複雜，缺少這理解的鑰匙，複雜的問題仍然無法解決，藉此鑰匙，能獲光照。因此，一個願意投身服務社會的人，甚至可以藉這種方法，得到安慰及鼓勵。

郎尼根用術語講同樣的話，當他用平行結構，談及意識和存在之間的不同層面，知悉和存有之間；了解的過程（邁向判斷及考慮）和現實的不同層面。我對進入這些論點猶疑不決，因為知道自己欠缺嚴格哲學推理操練。但是，在一定程度上，這一切的確能夠使思想更清晰，亦因此為多樣的科學及複雜的人事構成解釋的工具。

當意大利教會和別處開始談論有關「傾向基督徒價值的文化」時，我被逼聲稱這不能夠只是一連串模糊的渴望和籠統的思想，但應包括一個具體的方案；而在現代方案中，郎尼根的似乎脫穎而出。由於方案清楚簡單，還能考慮現實的複雜。因此，郎尼根為我似乎才華出眾，一方面洞察人類思考的迂迴曲折，認知及存在的等級，另一方面，他對天主介入歷史的開放，祂的愛傾注我們內，產生基於愛的新意識，即是信德。他清楚地聲稱「沒有信德，沒有愛的眼睛，世界極端邪惡，以致天主無法善良，好天主不能存在。<sup>7</sup>」但是，與此同時，他繼續說：為有信德及愛德眼光的人，世界看似是彰顯天主臨在之處，祂邀請我們受造物，

---

<sup>7</sup> 同上, p. 117.

自由地從邪惡拯救善良，因而在歷史的隱晦事件中，表達神聖的面貌。

## 結論

從我的個人經驗，我還可以加上很多其他的事項，例如，從郎尼根的文章作品，去分析大學的概念是有趣的。一座大學被構思為幫助人不受虛假及混亂思想，和太專門的研究蒙騙。但能提供綜合學說，使秩序井然，與社會衰退搏鬥，鼓勵更新力量及重整精神及心靈，為所有人確保正義。

講到大學的目標，提醒我郎尼根的最先靈感，他研究的起點。192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為他是個創傷，而在查閱激動人心的歷史中，他作出結論，有經濟理論的需要，考慮社會發展，和防止災難性的錯誤繼而發生。可以說，這是他神哲學研究後面的靈感及動力，導致他在神哲學領域，嘗試探討符合他展望的經濟理論。這種工作是無窮盡的。最近，他某些邁向宇宙的經濟理論，未編輯的文章經已出版。那理論的目標，在發現經濟發展的法律和進展及衰退的循環。為按照正義的要求去了解及指引它們。我沒有能力判斷這些著作和現時經濟事實的關係，但我會注意這項事實，郎尼根以其神哲學的才幹，渴望回應實際的經濟及社會問題。這種動機賦予他所有的工作和具體的人類需要密切相連，顯示作者渴望服務人類大家庭的基本需要，高於一切。這樣，他闡明神學和人們日常生活之間的緊密關係。

郎尼根在他的寫作中，經常堅持說自己受感動，去更新科學的概念，與上世紀的科學改革新視野一致。他超越「藉後果認知」，這對科學的定義，而以實驗做恆常的接近真理，作為描述

科學的工作，往往基於統計學法規。嘗試時常易受更精確及改正所影響。我連他這方面的一般節目都不知道，但藉著郎尼根的方法，我留意到要了解每項研究有關認知的過程是可能的。因此，亦可以理解自然科學及人文科學之間類似的科學方法。所以，他發現內心層面有別於嚴格的科學層面，就為神哲學的反省開啓了空間，足以和科學研究並肩而立。

最後，我想強調康德的，勇於知道象徵啓蒙時期的開端，被郎尼根採用於幅度中，給予他穩固的基礎，包括所有嚴謹研究中所運作的應用形上方法。藉著形上的準則：專注，有頭腦，明事理，負責的，那方法成為自主認知的基礎，能夠同時接受天主愛的恩賜。這種自主不是傲慢或驕傲的動機，卻是造物主天主的禮物，必須盡責運用，從郎尼根的全部寫作，顯而易見。在他的寫作中，他多次表達，這種態度的根源，在於人性意識的結構中。我引用眾多例子其中一個：

「人能夠為自己和在心內找到自己意識的及存心的操作，及它們之間的關連。人亦能為自己察覺為何這樣做會構成人的認知。當人達致完成，就不再依靠另一個人，去選擇自己的方法，及執行方式，可以自作主張。<sup>8</sup>」

故此，我肯定郎尼根的著作形成新的機制，容許未來世代的人，把自己放入人類研究的洪流中，以堅強的概念和見解，精益求精，力求完美。在現代研究的複雜及繽紛圖像中，這會恢復天主教思想的全部尊嚴和公民權利。

（此文章的英譯載於 *Theological Studies*, September 2005, Vol. 66, No.3, pp. 517-526, 蒙該雜誌准許、以中譯登出）

---

<sup>8</sup> 同上, p. 344.